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五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唐紀二十一 起九年盡十三年凡五年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壬辰 嗣聖九年 太后如意元年九月又改長壽元年 春正月丁卯太后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道存撫使見上卷七年 無問賢愚悉皆擢用高者試鳳閣舍人給事中次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 考異曰統紀天授二年二月十道舉人石艾縣令王山齡等六十人擢爲拾遺補闕懷州錄事參軍崔獻可等二十四人爲御史并州錄事參軍徐昕等二十四人爲著作佐郎及評事

丙黃尉崔宣道等二十三人爲衛佐疑與此只是一事試官自此始時人爲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推侍御史爾雅釋名曰齊魯謂四齒杷爲欋盌脫校書郎註補盌通作椀說文小盂也脫者椀之形模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目聖神皇爲御史紀先知所擒劾其誹謗朝政請杖之朝堂然後付法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宜釋其罪先知大慙太后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甯陵丞廬江郭霸甯陵縣屬宋州本戰國時魏之甯城漢育龍故爲甯陵縣廬江漢龍舒縣地屬廬江郡梁置湖州隋廢州爲廬江縣屬廬州考異曰新傳名宏霸舊傳御史臺記皆單名霸今從之以革命舉得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太后悅之拜監察御史時號四其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

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惡其諂遇人輒告之霸
嘗按芳州刺史李思徵不勝楚毒而死久之屢見思徵爲祟命家
人禳解俄白晝見思徵從數十騎至其庭曰汝枉陷我我今取汝
霸惶懼援刀自刳其腹而死斯須蛆腐是日閭里亦見兵馬數十騎
駐於門頃之遂不復見是時大旱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至是
成都人喜太后問羣臣外有佳事邪司勳郎中張元一曰比有三
慶旱而雨洛橋成郭霸死　戊辰太后以夏官尚書楊執柔同平
章事執柔恭仁弟之孫也太后以外族用之　以夏官侍郎婁師
德判尚書事旋使于并州接境諸縣令皆隨之至驛所師德恐人
煩擾驛家令就廳同食尚書飯白而細諸人飯黑而糲師德呼驛
長責之曰汝何爲兩種待客驛長恐對曰邂逅淅米不精死罪死

罪師德曰有猝客無猝主亦復何損遂換取纔飯食之　初隋煬
帝作東都見一百八十卷大業元年無外城僅有短垣而已至是鳳閣侍郎李
昭德始築之　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
裴行本司理卿崔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
刺史李嗣眞謀反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地官尚書狄仁傑益州
長史任令暉冬官尚書李遊道秋官尚書袁智
宏司賓卿崔基文昌左丞盧獻等六人並爲羅告李嶠傳云太后
使給事中李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其獄德裕等
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爲申明
哉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
爲潤州司馬按嶠平生行
事恐不能如此今不取　先是來俊臣奏請太后降敕一問卽承
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
萬物維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
壽謂仁傑曰判官俊臣之屬官也尚書定減死矣德壽業受驅策欲求少階

級煩尚書引楊執柔可乎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爲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侯思止鞫魏元忠謂之曰可急承白司馬不然即喫孟青洛陽北有白司馬坂時將軍有孟青棒思止閭巷傭保故爲歇後俚語以戲元忠元忠辭氣不屈思止怒命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譬如墜驢足絓於鐙爲所曳耳思止愈怒更曳之元忠曰侯思止汝若須魏元忠頭則截取何必使承反也且汝既爲國家御史佩服朱紫親銜天命當行正直之事道理義之言乃曰白司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決無人教汝思止乃引元忠上階坐而問之元忠容止自若狄仁傑既承反有司待報行刑不復嚴備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王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光遠得書

持之告變得召見太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獄臣未嘗褫其巾帶寢處甚安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於西使綝視之綝不敢視惟東顧唯諾而已俊臣又詐爲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思晦男未十歲沒入司農（思晦死見上卷上年）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乃敕使給事中李嶠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仁傑等獄德裕等雖內知七人之冤畏罪不敢爲異嶠曰知其枉而不伸是爲見義不爲卒與二人列其枉太后乃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

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庚午貶知古江夏令仁傑彭澤令宣禮夷陵令元忠涪陵令獻西鄉令流行本嗣眞於嶺南俊臣與武承嗣固請誅之太后不許俊臣乃獨稱行本罪尤重請不可赦秋官郎中徐有功駁之以爲明主有更生之恩俊臣不能將順虧損恩信殿中侍御史貴鄉霍獻可後魏分館陶西界置貴鄉縣於趙周建德七年自故城東南移三十里別孔思集寺爲縣治大象二年於縣置魏州宣禮之甥也嘗於太后曰陛下不殺崔宣禮臣請隕命於前以示爲人臣者不私其親因以頭觸殿階血流霑地太后皆不聽獻可常以綠帛裹其傷微露之於幞頭下冀太后見之以爲忠時人方之李子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覆沐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　時選舉濫甚甲戌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竊觀古之取士

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以敦樸爲先雕蟲爲後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以計貢賢愚爲州之榮辱昔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消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故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七國之季雖尚縱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府寺交辟又[illegible]舉主終身保任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無知之賞故三代而下漢之得人爲盛魏氏選人始取放達晉宋之後祗重門資有梁薦士雅愛屬辭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遂至隋室餘風尚在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及文帝納李諤之論下制禁斷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

士等科後生之徒復相放效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爲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虛浮爲貴有唐纂歷猶襲前非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選士之詔方下罔已馳驅府寺之庭出入王公之第上啟陳詩惟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選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彼知之義是以耿介之士羞於自拔循常之人棄疎取附遂使奔競相尚諠訴無慚至於才應經邦惟令試策武能制敵止驗彎弧以此收人恐乖事實昔漢武帝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吏察其行能武吏觀其勇略考居官之臧否定舉

主之公私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見賢不懸請託不行矣　來俊臣求金於左衛大將軍泉獻誠不得誣以謀反下獄乙亥縊殺之　庚辰太后以司刑卿檢校陝州刺史李游道為冬官尚書同平章事　二月己亥吐蕃黨項部落萬餘人內附分置十州　戊午太后以秋官尚書袁智宏同平章事　夏四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　五月丙寅太后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江淮旱饑民不得采魚蝦餓死者甚眾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餤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吐蕃酋長曷蘇帥部落

請內附突厥以右玉鈐衛將軍張元遇為安撫使將精卒二萬迎之六月軍至大渡水西曷蘇事洩為國人所擒別部酋長昝捶帥羌蠻八千餘人內附元遇以其部落置葉川州而還　辛亥萬年主簿徐堅上疏以為書有五聽之道（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令著三覆之奏（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五年）竊見比有敕推按反者令使者得實即行斬決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萬一懷枉吞聲赤族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又法官之任宜加簡擇有用法寬平為百姓所稱者願親而任之有處事深酷不允人望者願疎而退之堅齊聃之子也（齊聃見二百二卷高宗咸亨元年）〇以詞學著聞長姑為太宗充容次

姑為高宗婕妤皆明習史工文藻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夏官侍郎李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其親何如子之於父子猶有篡弒其父者況姪乎今承嗣既陛下之姪為親王又為宰相權侔人主臣恐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思秋七月戊寅太后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承嗣為特進納言武攸寧為冬官尚書夏官尚書同平章事楊執柔為地官尚書並罷政事以秋官侍郎新鄭崔元綜為鸞臺侍郎新鄭春秋鄭國都鄭武公隨周平王東遷邑于溱洧之閒莊公所謂吾先君新邑于此是也漢為新鄭縣屬河南郡魏晉省隋開皇十六年復置屬鄭州夏官侍郎李昭德為鳳閣侍郎檢校天官侍郎姚璹為文昌左丞檢校地官侍郎李元素為文昌右丞與司賓卿崔神基並同平章事考異曰舊昭德傳舉明經累遷至鳳

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以昭德爲之是歲遷鳳閣鸞臺平章事新紀表傳皆云昭德自夏官侍郎遷鳳閣侍郎同平章事蓋昭德自鳳閣爲夏官自夏官復爲鳳閣也舊紀昭德傳長壽元年增置夏官侍郎今從之崔神基實録作崔基今從新紀表璹

思廉之孫元素敬元之弟也辛巳以營繕大匠王璿爲夏官尚書同平章事太后改將作監爲營繕監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橫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邪左右皆笑襄州人胡慶以丹漆書龜腹曰天子萬萬年詣闕獻之昭德以刀刮盡奏請付法太后曰此心亦無惡命釋之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徧貓飢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慙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

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輒相謂曰（戶婢官婢之直宮中門戶者）鬼朴又來矣（補註鬼朴猶言讒殺鬼）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後魏分馮翊置澄城郡仍置南五泉縣西魏改為朝邑縣隋唐屬同州）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至活者八百餘人原宥者千餘姓告密者多引虛伏罪羅織之黨為之不振乃相與構陷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為渾儀監丞（太后改司天監為渾儀監丞從七品下）善思名誤以字行右補闕新鄭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異議今既革命眾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以為李斯相秦用刻薄變詐以屠諸侯不知易之以寬和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漢高祖定天下陸賈叔孫通說之以禮義傳世十二此知變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太后稱制之初改元文明補註易屯卦辭天造草昧）三叔流言四凶

構難三叔指韓霍諸王四凶指徐敬業等不設鈇鉞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謂置銅匭以開告密之門也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蒼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莊子曰蘧廬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郭象注云蘧廬傳舍也去萋斐之牙角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頓姦險之鋒芒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太后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枷研以鐵枷研其頸楔轂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轂音學摺膺籤爪摺折也籤以竹籤其爪甲懸髮熏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死臣

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今滿朝側息不安皆以為陛下朝與之密夕與之讎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頗采其言制獄稍衰考異曰御史臺記云書奏遂授洛州司功舊薛懷義傳云矩劾奏懷義遷矩天官員外郎竟為懷義所構下獄免官御史臺記又云時天官選曹無緒敕矩監之侍郎李景諶為矩所制乃引為員外不關於吏道自此左出矣據舊傳矩劾奏辯懷義在後若此年出為洛州司功則不當復劾懷義但舊傳矩疏在載初元年二月是時制獄未息今因朱敬則疏終言之　洛水溢漂居民五千餘家遣使賑貸　太后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而二齒生丙戌太后敕以齒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則天門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為社賜酺七日　太后制於并州置北都　癸丑同平章事李游道王璿袁智宏崔神基李元素春官侍郎孔思

元益州長史任令輝皆爲王宏義所陷流嶺南　左羽林中郎將來子珣坐事流愛州尋卒　初新豐王孝傑從劉審禮擊吐蕃爲副總管與審禮皆沒於吐蕃（新豐縣屬雍州後改昭應縣審禮沒見二百二卷高宗儀鳳三年）贊普見孝傑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後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太后改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孝傑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棄四鎮見一百一卷高宗咸亨元年）天后敕以孝傑爲武衛軍總管與左鷹揚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發兵戍之（十二月壬辰朔太后享萬象神宮以魏王武承嗣爲亞獻梁王武三思爲終獻太后自製神宮樂用舞者九百人　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豫王旦乃譖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爲厭

呪癸巳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抗之曾孫也豫王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團兒復欲害豫王有言其情於太后者太后乃殺團兒考異曰劉子元太上實錄云韋團兒諂佞多端太后尤所信任欲私於上而拒焉恐璧遂作桐人潛埋於二妃院內譖殺之又矯制按尚上今從則天實錄

是時告密者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求功賞德妃父孝諶為潤州刺史有奴妄為妖異以恐德妃母龐氏龐氏懼奴請夜祠禱解因發其事太后下監察御史龍門薛季昶按之季昶誣奏以為與德妃同祝詛先涕泣不自勝乃言曰龐氏所為臣子所不忍道太后擢季昶為給事中龐氏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牒所司停刑上奏論之以為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請付法司處有功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

人亦不死邪既食掩扇而寢人以爲有功苟自強必內憂懼密伺
之方熟寢太后召有功迎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
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與其三
子皆流嶺南孝諶貶羅州司馬有功亦除名考異曰舊徐有功傳有功爲御史坐龐氏除名尋起爲左司郎中竇孝諶傳長壽二年龐氏爲酷吏所陷御史臺記有功自秋官員外郎坐龐氏除名爲流人月餘授御史按實錄有功入按初繫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後以公事免萬歲通天元年擢拜殿中侍御史今從實錄　戊申
姚璹奏以爲帝王謨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疏遠無因得聞請自
今以後所論軍國政要宰相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月送史館太
后從之時政記自此始　十二月丁丑太后降皇孫成器爲壽春
王恆王成義爲衡陽王楚王隆基爲臨淄王衞王隆範爲巴陵王
趙王隆業爲彭城王皆睿宗之子也

癸巳嗣聖十年太后長壽二年春正月庚子太后以夏官侍郎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爲夏官時注選選者就案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如更不去當以墨污爾衣矣嘗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屢待之不至怒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爲田舍夫誰當爲之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爲州牧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長跪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爲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爲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前尚方監裴匪躬內常侍范雲仙坐私謁豫王腰斬於市考異曰舊來俊臣傳云按張虔勖范雲仙於洛陽牧院虔勖等不堪其苦自訟於徐有功俊臣命衛士以

亂刀斫殺之雲仙亦言歷事先朝稱所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膽無敢言者按張虔勖天授二年被殺雲仙此年坐謁皇嗣斬今從實錄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豫王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唯太常工人京兆安金藏確然無異辭大呼謂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之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佩刀自剖其胷五藏皆出血流被地太后聞之令轝入宮中使醫內五藏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停推豫王由是得免新錄金藏既免睿宗于難當時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爲弗及也及神龍初金藏喪母葬于都城之南結廬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開花犬鹿相狎本道使盧懷慎上聞敕表其門

罷舉人習老子更習太后所造臣軌習老子見二百二卷高宗上元元年

二月丙子新羅王政明卒太后遣使立其子理洪爲王　乙亥太

后禁人間錦侍御史侯思止私畜錦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或告嶺南流人謀反太后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就按之國俊至廣州悉召流人矯制賜自盡流人號呼不服國俊驅就水曲盡斬之一朝殺三百餘人然後詐爲反狀還奏因言諸道流人亦必有怨望謀反者不可不早誅太后喜擢國俊爲朝散大夫行侍御史更遣右衛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唐京都苑各有四面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下各掌所管面苑內宮館園池與其種植修葺之事丞則掌判監事）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威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詣諸道按流人光業等以國俊多殺蒙賞爭效之光業殺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自餘少者不減五百人其遠年雜犯流人亦與之俱斃太后頗知其濫制六道流人未死者并

家屬皆徙還鄉里國俊等亦相繼死或得罪流竄考異曰實錄曰光業等亦坐為嚴侍郎傳游藝之旨按天授二年游藝已死舊游藝傳曰游藝請則天發六道使雖身死之後竟從其謀武后本紀萬國俊一使納俊遺言諸道流人亦反故更遣五使斗新豈陳知遣六道使此所聞天下之亂皆諸焉者也潘遠紀聞曰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進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外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必速太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啓予心鄉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賜朱紱女奴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其實賜墨敕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太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發十道使安慰流人何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深為酷暴其擅殺流人使并所在鎮頭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者流人未死或他事繫者雜家口放還按當時止誅嶺南一道因國俊言更發五道使非所發十道使也十道在近道者何嘗有流人也國俊既以多殺受賞餘使或病死或自以它罪流竄必無并斬之理今并從實錄及舊傳

來俊臣誣冬官尚書蘇幹云在魏州與琅邪王沖通謀夏四月乙未太后殺之　五月癸丑棣州河溢流二千餘家棣州後漢樂安郡中

廢唐武德四年分滄州之厭次陽信滴河樂陵置棣州秋九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魏王武承嗣等五千人表請太后加尊號曰金輪聖神皇帝乙未太后御萬象神宮受尊號赦天下賜酺七日作金輪等七寶七寶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紺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每朝會陳之殿廷　庚子太后追尊昭安皇帝曰渾元昭安皇帝文穆皇帝曰立極文穆皇帝孝明高皇帝曰無上孝明高皇帝皇后從帝號　辛丑太后以文昌左丞同平章事姚璹爲司賓卿罷政事以司賓卿萬年豆盧欽望爲內史文昌左丞韋巨源同平章事秋官侍郎吳人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巨源孝寬之元孫也　十二月丙戌太后享萬象神宮　突厥可汗骨篤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爲可汗十二月甲戌默啜寇靈州　室韋反北史曰室韋蓋契丹之類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爲室韋新書室韋契丹別種

東胡之北邊蓋丁零苗裔也地據黃龍北傍峱越河直京師東北七千里東黑水靺鞨西突厥南契丹北瀕海其國無君長惟大酋皆號莫賀咄兼攝其部而附于突厥太后遣右鷹揚衛大將軍李多祚擊破之

甲午嗣聖十一年太后延載元年春正月太后以婁師德為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西突厥部立阿史那俀子為可汗俀音腿與吐蕃連兵寇邊二月武威道總管王孝傑破吐蕃教論贊與突厥可汗俀子等於冷泉及大嶺大嶺名各三萬餘人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熟俟斤等萬餘人考異曰此事諸書皆無惟統紀有之統紀又云吐蕃萬泥勳沒馱城此語不可曉今刪去　庚午太后以僧懷義為代北道行軍大總管以討默啜　三月甲申太后以鳳閣舍人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昭德檢校內史更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以李昭德為長史蘇味道為司馬帥契苾明曹仁師沙吒忠義等十八將軍以討默啜未行

虜退而止昭德嘗與懷義議事失其旨懷義撻之昭德惶懼請罪　夏四月壬戌太后以夏官尚書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同鳳閣鸞臺三品　五月魏王武承嗣等二萬六千餘人上太后尊號曰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甲午太后御則天門樓受尊號赦天下改元延載賜酺七日　先是太后遣監察御史壽春裴懷古安集西南蠻六月癸丑永昌蠻酋董期帥部落二十餘萬戶內附姚州境有永昌蠻居永昌郡地　河內有老尼居神都麟趾寺與嵩山人韋什方等以妖妄惑眾尼自號淨光如來云能知未然什方自云吳赤烏元年生又有老胡亦自言五百歲云見薛師已二百年矣薛師謂僧懷義容貌愈少太后甚信重之賜什方姓武氏秋七月癸未以什方為正諫大夫同平章事制云邁軒代之廣成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黃帝立於下風而問道廣成子曰吾修

身下二百歲矣吾形未嘗泰黃帝名有韓因曰軒代逾漢朝之河上葛洪曰河上公莫知其姓名漢文帝時結草為菴于河之濱文帝從之問老子河上公曰余注是經以來千七百餘年八月什力乞還山制罷遣之

戊辰太后以王孝傑為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　己巳太后以司賓少卿姚璹為納言左肅政中丞原武楊再思為鸞臺侍郎洛州司馬杜景儉為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下輸兩月俸以贍軍唐制一品月俸八千食料一千八百雜用一千二百二品月俸六千五百食料一千五百雜用一千三品月俸五千一百食料一千一百雜用九百四品月俸二千五百食料七百雜用七百五品月俸三百食料雜用六百六品月俸二千食料雜用四百七品月俸一千七百五十食料雜用三百五十八品月俸一千三百食料三百雜用二百五十九品月俸一千五十食料二百五十雜用二百行署月俸一百四十食料三十轉帖百官令拜表轉帖者止書一帖使吏以轉示百官百官但赴拜不知何事拾遺王求禮謂欽望曰明公祿厚輸之無傷卑官貧迫奈何不

使其知而欺玩之乎欽望正色拒之既上表求禮進言曰陛下富有四海軍國有儲何藉貪官九品之俸而强奪之姚璹曰秦漢皆有稅算以供軍求禮不識大體求禮曰秦漢虛天下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耶姚璹為識大體者耶事遂寢　戊寅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崔元綜坐事流振州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假好潔細行薰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內實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人於重辟故人多畏而鄙之及貶朝野莫不稱快　武三思帥四夷酋長請太后鑄銅鐵為天樞立於端門之外銘紀功德黜唐頌周以姚璹為督作使諸胡聚錢百萬億買銅鐵不能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九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殿中丞來俊臣為監察御史紀履忠所劾坐贓貶同州

參軍事運王宏義亦流瓊州曹魏初置殿中監隋煬帝置少監及丞考異曰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監察御史紀履忠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事下獄罪御史臺記履忠與來俊臣不協具衣冠而彈之不果黜授顏城尉俊臣誅授左領軍衛胄曹新傳云俊臣納賈人金為御史紀履忠所劾下獄當死后忠其上變旨不誅免為民按舊傳云俊臣為履忠所告下獄長壽二年除殿中丞又坐贓出為同州參軍萬歲通天元年召為合宮尉統紀云萬歲通天元年紀履忠劾奏誤也王宏義傳云延載元年俊臣貶宏義亦流瓊州是俊臣長壽二年已前坐贓下獄此年又坐贓貶今從舊傳宏義詐稱敕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得其姦狀杖殺之初藍田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俊臣時為中丞受其賂繼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藍田令薛訥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為儲蓄安可絕眾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其事乃寢訥仁貴之子也俊臣在同州暴縱自如奪同僚妻又辱其母未幾召為合宮尉 內史李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

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愔上疏攻之其略曰陛下天授以前萬機獨斷自長壽以來委任昭德參奉機密獻可替否事有便利不預諮謀要待畫日將行（凡制敕皆進畫日而後行）方乃別生駁異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今有秩吏多爲昭德之人陛下勿謂昭德小心是我手臂臣觀其膽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書曰知人亦未易人亦未易知漢光武謂寵萌可託孤卒爲戎首魏明帝期司馬懿可安國竟肆姦回臣聞蟻穴壞隄鍼芒寫氣權重一去收之極難長上果毅鄧注（唐六典長上折衝果毅應宿衛者並一日上兩日下）又著石論數千言述昭德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逄宏敏取奏之太后由是惡昭德壬寅貶昭德爲南賓尉（南賓縣屬欽州本漢南浦縣地隋開皇十八年置南賓縣）尋又免死流竄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

對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冬十月壬申太后以文昌右丞李元素爲鳳閣侍郎左肅政中丞豫州周允元檢校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　嶺南獠反太后以容州都督張玄遇爲桂永等州經略大使以討之容州漢合浦郡地隋爲合浦郡之北流縣唐武德四年分置銅州貞觀元年改容州因容山爲名　十一月辛巳朔太后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赦天下改元證聖賜酺七日　周允元與司刑少卿皇甫文備奏內史豆盧欽望同平章事韋巨源杜景儉蘇味道陸元方附會李昭德不能匡正欽望貶趙州舊志趙州在京師東北一千八百四十二里東都一千三十三里　巨源貶麟州考異曰舊紀傳新紀表傳皆作鄜州新紀作贏州實錄唐歷作鄜州今從之　景儉貶溱州貞觀五年置麟州以處生羌[illegible]松州都督府十六年開山洞置溱州隸黔州都督府舊志溱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　味道貶集州元方貶綏

州刺史舊志集州京師西南一千四百二十五里至東都二千六百里綏州京師東北一千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十九里

初天堂始構爲風所摧更構之日役萬人采木江嶺數年之閒所費以萬億計府藏爲之耗竭懷義用財如糞土太后一聽之無所問每作無遮會用錢萬緡士女雲集又散錢十車使之爭拾相踏踐有死者所在公私田宅多爲僧有懷義頗厭入宮多居白馬寺所度力士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曰卿姑退朕即令往矩至臺懷義亦至乘馬就階而下坦腹於牀矩召吏將按之遽躍馬而去矩具奏其狀太后曰此道人病風不足詰所度僧唯卿所處矩按之諸僧悉流遠州遷矩天官員外郎乙未作無遮會於明堂鑿地爲坑深五丈結綵爲宮殿佛像皆於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

懷義刺膝血爲之丙申張像於天津橋南設齋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愠是夕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火照城中如晝比明皆盡暴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恥而諱之但云內作工徒誤燒麻主遂涉明堂時方酺宴左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昔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左傳宣十五年夏成周宣榭火班固曰榭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漢武時柏梁臺災乃大營建章今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太后乃御端門觀酺如平日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爲九州鼎神都鼎曰豫州高一丈八尺受千八百石冀州鼎曰武興雍州鼎曰長安兖州鼎曰日觀青州鼎曰少陽徐州鼎曰東原揚州鼎曰江都荆州鼎曰江陵梁州鼎曰成都八州鼎高一丈四尺各受千二百石考異曰舊傳云懷義師人作號頭安置之按天冊萬歲元年二月懷義死神功元年九鼎始成舊傳誤也或懷義死時方鑄耳及十二神十二神子屬鼠丑屬牛寅屬虎卯屬兔辰屬龍巳屬蛇午屬馬未屬羊申屬猴

（酉屬雞戌屬狗亥屬豬）皆高一丈各置其方先是河內老尼晝食一麻一米夜則烹宰宴樂畜弟子百餘人淫穢靡所不爲武什方自言能合長年藥太后遣乘驛於嶺南采藥及明堂火尼入唁太后太后怒叱之曰汝常言能前知何以不言明堂火因斥還河內弟子及老胡等皆逃散又有發其姦者太后乃復召尼還麟趾寺弟子畢集敕給使掩捕盡獲之（唐六典北齊內侍有收給使五十人唐因之皆內給使無常員屬宮闈局凡宦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又有小給使學生五十人）皆沒爲官婢什方還至偃師（偃師縣屬河南府在洛城東六十里）聞事露自絞死庚子以明堂火告廟下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以爲火發既先從麻主後及總章意所營佛舍恐勞而無益但崇其教即是津梁何假紺宮方存汲引兼以厥構崇大功多難畢立像宏法本擬利益黎元傷財役民更且煩勞家國前大風摧

木天誡已顯今毒昭冥職人孽復彰聖人動作必假天人之助一興功役二者俱違厥應昭然殆將緣此又明堂正陽之位至尊所居展禮班常崇化立政玉帛朝會神靈依憑一旦焚爇既失嚴禋之所復傷孝治之情陛下作降明制猶申寅畏之旨臣下何心乃爲酺宴邑忍憂喜相乖傷於情性又陛下垂制博訪許陳至禮而左史張鼎以爲今既火流王屋彌顯大周之祥武王伐紂既渡河有火至于王屋流爲烏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通事舍人逢敏奏稱彌勒成道時有天魔燒宮七寶臺須臾散壞考異曰會載以七寶臺散壞爲姚璹之語今從實錄斯實諂妄之邪言非君臣之正論伏願陛下乾乾翼翼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詩曰小心翼翼無戾天人之心而興不急之役則兆人蒙賴福祿無窮陝州主簿彭城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

時則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為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忖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沾寬宥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為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其二以為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唐制文散階二十九武散階亦二十九勳級十有二轉至於朝野宴集公私聚會緋服衆於青衣上元敕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九品服深青象板多於木笏唐制五品以上笏用象九品以上用木皆榮非德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妍媸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

使有遺者逾效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爲陛下臨朝踐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土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爲今之牧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丙午天后以王孝傑爲朔方道行軍總管擊突厥

乙未嗣聖十二年太后前十一月改元證聖是年九月又改天冊萬歲元年春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僧懷義既焚明堂益自驕恣言多不順太后惡之乃密選宮人有力者百餘人以防之爾有竝都內人侍於太后太后問四

方事內人曰大家知女卑於男邪太后曰知之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羲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斯天下事者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改夫姓去釵釧襲冠冕符端日至大臣懾服眞天子也然今之弄臣狎客久未屏去妾疑此事未當天心太后曰爲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陰卑今大家以陰事主天宜體取剛亢明烈以銷羣陽陽銷然後陰可得志若使弄臣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是陰求陽也陽勝陰微勢不可久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男子益削女子益專皇祚無疆矣太后悟乃令人執懷義於瑤光殿前樹下使建昌王武攸甯帥壯士毆殺之送尸白馬寺焚之以造塔　甲子太后去慈氏越古之號　三月丙辰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周允元薨　夏四

月天樞成其制若柱高一百五尺徑十二尺八面各徑五尺下爲鐵山周百七十尺以銅爲蟠龍麒麟縈繞之上爲騰雲承露盤徑三丈四龍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羅造模武三思爲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長名太后自書其榜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秋七月辛酉吐蕃寇臨洮太后以王孝傑爲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之　九月甲寅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加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大酺以下及犯十惡常赦所不原者咸赦之賜酺九日　冬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冊授左衛大將軍歸國公　太后將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制改嵩山爲神嶽封其神爲天中王拜太師使持節大都督禁芻牧（徙置改載神嶽封天中王通鑑從新紀載於太后登封前年今改從舊志與下封神嶽相合）　又封神嶽夫人爲靈妃嵩山

舊有禱啓及啓母廟咸令致祭　十二月甲戌太后發神都甲申封神嶽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天下百姓無出今年租稅大酺九日丁亥禪於少室戴延之曰嵩山三十六峯東曰太室西曰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以其下各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方十里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己丑御朝覲壇受賀癸巳還宮甲午謁太廟　右千牛衛將軍安平王武攸緒少有志行恬澹寡欲扈從封中嶽還即求棄官隱於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椒茅椒覆之爲室性煖可以禦寒夏居石室一如山林之士太后所賜及王公所遺野服器玩攸緒一皆置之不用塵埃凝積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考異曰舊傳云聖曆中棄官隱嵩山今從實錄

丙申嗣聖十三年太后前十二月改元萬歲登封是年四月又改萬歲通天元年春正月甲寅太后以婁師德爲肅邊道行軍副總管擊吐蕃己巳以師德爲左肅政

大夫知政事如故考異曰實錄云己巳秋官尚書婁師德爲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如故舊傳云萬歲登封元年轉左肅政御史大夫仍依舊知政事證聖元年吐蕃寇洮州令師德與夏官尚書王孝傑討之按證聖年號在登封前此傳尤爲謬誤新傳云師德爲河源積石懷遠軍及河蘭鄯廓州檢校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改左肅政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與王孝傑拒吐蕃於洮州今按實錄延載元年一月自辛卯出爲營田大使新書宰相表長壽二年師德平章事延載元年出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甲寅師德爲左肅政御史大夫肅邊道行軍總管秋紀云秋官尚書知政事婁師德充副總管討吐蕃蓋師德之出爲營田大使不解宰相之職也今從實錄新本紀

天后改長安崇尊廟爲太廟　二月辛巳天后尊神嶽天中王爲神嶽天中黃帝靈妃爲天中黃后啓爲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爲玉京太后　三月壬寅王孝傑婁師德與吐蕃將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據婁師德傳素羅汗山在洮州界唐兵大敗孝傑坐免爲庶人師德貶原州員外司馬考異曰新紀四月庚子貶師德而無免孝傑日新表三月壬寅孝傑免按實錄三月壬寅撫州火下言孝傑敗蓋皆據奏到之日耳二人同罪貶必同時不容隔月不知果在

何日今但依實條因其罪敗終言貶官之事而已師德因署移牒驚曰官爵盡無邪既而曰亦善亦善不復介意　丁巳新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規模率小於舊上施金塗鐵鳳高二丈後爲大風所損更爲銅火珠羣龍捧之太后號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賜酺七日　大食請獻獅子姚璹上疏以爲獅子專食肉遠道傳致肉既難得極爲勞費陛下鷹犬不蓄漁獵悉停豈容菲薄於身而厚給於獸太后乃卻之　太后以檢校夏官侍郎孫元亨同平章事

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開元十道志曰舜築柳城即虞舜以前已有柳城之地因有營州之稱郡國志云當營室分故曰營州後漢末遼西烏丸蹋頓所居後魏于平州界置遼西郡周平齊猶爲高寶寧所據隋討平寶寧始置營州松漠都督府及歸誠州太宗以內屬契丹部落置殺都督趙文翽盡忠萬榮之妹夫也皆居於營州

城側文翽剛愎契丹饑不加賑給視酋長如奴僕故二人怨而反乙丑天后遣左鷹揚衛將軍曹仁師右金吾衛大將軍張元遇左威衛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秋七月辛亥以春官尚書梁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大使（榆關在勝州界與突厥接非所以備契丹也營州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榆關守捉城所謂臨渝之險也榆當作渝史于此以後多以渝作榆讀者宜詳考）姚璹副之以備契丹改李盡忠爲李盡滅孫萬榮爲孫萬斬盡忠尋自稱無上可汗據營州以萬榮爲前鋒略地所向皆下旬日兵至數萬進圍檀州（檀州本漢漁陽郡傂奚縣地舊置安州後周改爲元州隋開皇十六年置檀州）清邊前軍副總管張九節擊卻之八月丁酉曹仁師張元遇麻仁節與契丹戰於硤石谷（平州有西硤石東硤石二戍）唐兵大敗先是契丹破營州獲唐俘數百囚之地牢聞唐兵將至使守牢霫給之曰（使霫守唐俘于地牢故曰守牢霫）

吾輩家屬飢寒不能自存唯俟官軍至即降耳既而契丹引出其俘飼以糠粥慰勞之曰吾養汝則無食殺汝又不忍今縱汝去遂釋之俘至幽州具言其狀諸軍聞之爭欲先入至黃麞谷（據舊書黃麞谷在西硤石）虜又遣老弱迎降故遺老牛瘦馬於道側仁師等三軍棄步卒將騎兵先進契丹設伏橫擊之飛索以縊元遇仁節生獲之將卒死者填山谷鮮有脫者契丹得軍印詐為牒令元遇等署之牒總管燕匪石宗懷昌等云官軍已破賊若不急至營州軍將皆斬兵不敘勳匪石等得牒晝夜兼行不遑寢食以赴之士馬疲弊契丹伏兵於中道邀之全軍皆沒九月太后制天下繫囚及庶士家奴驍勇者官償其直發以擊契丹以同州刺史建安王武攸宜為右武威衛大將軍充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右拾遺陳子

昂爲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
擊契丹此乃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
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況今天下忠臣義士萬
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
此策不可威示天下　初令山東近邊諸州置武騎團兵　丁巳
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爲賊所殺按十一月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啜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　欽明紹之曾孫也時出按部
突厥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爲所虜欽明兄欽寂時爲龍山軍
討擊副使龍山郎慕容氏和龍之山也崇州奚州也武德五年分饒樂都督府之可汗部置貞觀三年徙治營州之廢陽師鎮與契丹戰於崇州軍敗被擒虜將圍安東令欽寂說其屬城未
下者安東都護裴元珪在城中高宗總章元年置安東都護府于平壤城上元元年徙遼東郡故城

儀鳳二年又徙新城開元二年徙平州天寶二年徙遼西故郡城疑此時已徙平州宋白曰營州東南二百七十里有保定軍舊安東都護府欽寂謂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殺之　吐蕃復遣使請和親太后遣右武衛胄曹參軍貴鄉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太后長壽元年復四鎮戍兵十姓突厥五咄陸五弩失畢也元振曰四鎮十姓與吐蕃種類本殊今請罷唐兵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誠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四鎮之利遠甘涼之害近不可不深圖也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國家

之要地也今報之宜曰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於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吐谷渾地沒吐蕃見二百二卷高宗咸亨三年薛仁貴敗于大非川青海亦沒）則五俟斤部亦當以歸吐蕃（西突厥五弩失畢部各有酋長曰五俟斤）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若欽陵小有乖違則曲在彼矣且四鎮十姓款附日久今未察其情之向背事之利害遙制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太后從之（考異曰郭

史尊記論欽陵必欲得四鎮及從州通市乃和親朝廷不許制書至河源經略婁師德悉之曰制書到彼必入寇奈何監察御史南陽張彥先時被河源積石諸軍謂師德曰但稽制書當必狐疑吾乃先□之策彼必不違矣師德從之欽陵入寇果無功由是得罪於其國按師德延載元年同平章事充河源積石懷遠等軍營田大使萬歲通天元年一月為肅邊道行軍總管與王孝傑同擊吐蕃敗于素羅汗山尋貶原州司馬是歲吐蕃復求和欽陵請割四鎮之地神功元年正月師德復同平章事九月乃守納言御史

實記誤也元振又上言吐蕃百姓疲於征戍早願和親欽陵利於統兵專制獨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大舉其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太后深然之元振名震以字行

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邊害給事中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三王之制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禮畢則歸不得久處漢魏以來始令為質並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使歸國雖曰羈縻戎狄以繫其心然較其利害畢竟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猶昔晉郭欽江統以戎狄處中夏必為後患武帝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獎遇官戎秩步闕門

服改氊罽語習華夏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冊賢之
恩而狼子野心終不可馴昔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
中國之虛困高祖于平城而卒不入塞垣一步者以其生長磧漠
謂穹廬賢于城郭氈罽美于章紱安於所習而不樂居漢故也劉
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敢圖大事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
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綵麴糵歸陰山
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效忠日磾盡節然臣慮豫備
不謹則夷狄生心諸國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
覘國無由邊邑常謐矣書奏不納　庚申太后以并州長史王方
慶爲鸞臺侍郎與殿中監萬年李道廣同平章事時方慶子爲眉
州司士參軍太后嘗問曰君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對曰廬陵是

陛下愛子尙在房州臣之子庸敢相近乎方慶爲相勸以與禮厚君太后每屈意從之　突厥默啜請爲太后子并爲其女求昏悉歸河西降戶帥其部衆爲國討契丹太后遣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左衛郎將攝司賓卿田歸道冊授默啜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知微立德之孫歸道仁會之子也　冬十月辛卯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衆默啜乘閒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而去太后進拜默啜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　孫萬榮收合餘衆軍勢復振遣別帥駱務整何阿小爲前鋒攻陷冀州殺刺史陸寶積屠吏民數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太后制起彭澤令狄仁傑爲魏州刺史前刺史獨孤思莊畏契丹猝至悉驅百姓入城繕脩守備仁傑至悉遣還農曰賊猶在遠何煩如是萬一賊來吾自

當之百姓大悅仁傑徵還幽州都督太后賜以紫袍龜帶自製金字十二于袍以旌其忠　時契丹入寇軍書塡委夏官郎中硤石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後魏太和十一年於崤陵置崤縣屬恒農郡隋幷入熊耳縣屬河南郡唐武德元年復置貞觀十四年移治硤石塢因更名硤石）太后奇之擢爲夏官侍郎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人潘好禮（鹿城漢安定侯國時縣在七里故城是也高齊爲安定縣隋改爲鹿城縣唐屬冀州）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爲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韜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閒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

已豈不易哉徐公遂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公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爲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覩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二月己亥朔太后享通天宮　突厥默啜寇靈州以許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曰我在賊中苦無食乞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幷乞墨一挺汎勝之曰粱是秫粟陶宏景曰凡曰粱米皆是粟類惟其牙頭色異爲分別耳有青黄白三種青粱味短色惡不如黄白粱　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虜營而城中無諭其意者　箕州刺史劉思禮學相人於術士張憬藏憬藏謂思禮當歷箕州位至太師思禮念

太師人臣極貴非佐命無以致之乃與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綦連虜姓也）陰結術士託相術許人富貴俟其意悅因說以綦連耀有天命公必因之以得富貴鳳閣舍人王勮兼天官侍郎事用忠禮爲箕州刺史明堂尉吉頊聞其謀以告合宮尉來俊臣（高宗總章元年分西京萬年縣爲明堂縣永昌元年改東都河南縣爲合宮縣宋白曰明堂縣理京兆城中永樂坊）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凡小忤意皆引之于是思禮引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李元素夏官侍郎同平章事孫元亨知天官侍郎事石抱忠劉奇給事中周譒及王勮兄涇州刺史勔弟監察御史助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窮楚毒以成其獄壬戌皆族誅之親黨連坐流竄者千餘人初懿宗寬思禮於外使誣引諸人諸人既誅然後收思禮思禮悔之懿宗

自天授以來太后數使之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爲周來之亞來俊臣欲擅其功復羅告吉頊頊上變得召見僅免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謀反唐制大理寺有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誅之惎子訟冤于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秋官侍郎上邽劉如璿見之上邽縣漢屬隴西郡古邽戎邑也後漢屬漢陽郡後魏諱珪改名上封屬天水郡隋復舊唐屬秦州竊歎而泣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尙乘奉御張易之行成之族孫也年少美姿容善音律太平公主薦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昌宗復薦易之兄弟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昌宗累遷散騎常侍易之爲司衛少卿龍朔改衛尉爲司衛拜其母臧氏韋氏爲太夫人賞賜不可勝紀仍敕鳳閣侍郎李迥秀爲臧氏私夫存疑按舊傳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使尙宮至宅問訊仍詔尙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則阿

蔵乃韋氏之名新傳分韋蔵爲二人未知孰是迥秀大亮之族孫也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侯易之門庭爭執鞭轡謂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癸亥突厥默啜寇勝州平狄軍副使安道買擊破之代州北有大武軍調露元年改曰神武軍天授二年改曰平狄軍

甲子太后以原川司馬婁師德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五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六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二十二 起十四年盡十七年六月凡三年有奇

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附則天皇后

丁酉嗣聖十四年 太后神功元年 春三月戊申清邊道總管王孝傑蘇宏暉等將兵十七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谷唐兵大敗孝傑死之孝傑遇契丹帥精兵為前鋒力戰契丹引退孝傑追之行背懸崖契丹回兵薄之宏暉先遁孝傑墜崖死將士死亡殆盡 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孝傑

將四十萬衆被賊誘退逼就懸崖漸漸挨排一一落淵坑深萬丈尸與崖平匹馬無歸單兵莫返張鷟語事多過其實今不盡取管記洛陽張說馳奏其事太后贈孝傑官爵遣使斬宏暉以徇使者未至宏暉以立功得免武攸宜軍漁陽漁陽秦右北平郡所治也隋爲漁陽縣屬幽州在幽州東二百一十里聞孝傑等敗沒軍中震恐不敢進契丹乘勝寇幽州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攸宜遣將擊之不克　閻知微田歸道同使突厥冊默啜爲可汗知微中道遇突厥使者輒與之緋袍銀帶且上言虜使至都宜大爲供張歸道上言突厥背誕積年方今悔過宜待聖恩寬宥今知微擅與之袍帶使朝廷無以復加宜令反初服以俟朝恩初服突厥遣來所被之服又小虜使臣不足大爲供張太后然之知微見默啜舞蹈吮其靴鼻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責其無厭爲陳禍福阿波達干元珍曰突厥官二十八等自

毅至逵千皆世其官此即阿史德元珍大國使者不可殺也默啜怒稍解但拘留不遣初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處之豐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幷穀種繒帛農器鐵太后不許默啜怒言辭悖慢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請依默啜所求給之麟臺少監知鳳閣侍郞贊皇李嶠曰贊皇縣隋末屬趙州取贊皇山以爲名戎狄貪而無信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璹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幷給穀種四萬斛雜綵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四萬斤幷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田歸道始得還與閻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道以爲默啜必負約不可恃和親宜爲之備知微以爲和親必可保考異曰舊歸道傳云聖歷初默啜請和遣閻知微冊爲立功報國可汗知微擅與使者緋袍歸道上言不可及默啜將至單于都護府乃令歸道攝司賓卿迎勞之默啜請六胡州不許

遂拘繫歸道突厥傳云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府默啜請爲國討契丹許之默啜部衆漸盛則天遣使冊爲立功報國可汗朝野僉載云歸道爲知微副見默啜不拜默啜倒懸將殺之元珍諫乃放之按神功元年姚璹左遷益州長史則與之穀帛必在此前非聖歷初也實錄萬歲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閻知微冊爲遷善可汗則於時未爲立功報國可汗也冊拜此號實錄無之不知的在何時今因契丹未平姚璹未出附見於此歸道在朝爲左衛郎將何得預論默啜蓋在道見知微所爲而上言耳其事則兼采諸書可信者存之

夏四月天后鑄九鼎成徙置通天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豫州鼎獨高大神都畿也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七百餘斤太后欲以黃金千兩塗之姚璹曰九鼎神器貴於天質自然且臣觀其五采煥炳相雜不待金色以爲炫耀太后從之自元武門曳入令宰相諸王帥南北牙宿衛兵十餘萬人并仗內大牛白象共曳之

前益州長史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山東不安起爲滑州刺史太后

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詢陳治亂之要十餘條太后曰朕識末也輔政本也卿不可出癸酉留爲內史　癸未太后以右金吾衛大將軍武懿宗爲神兵道行軍大總管與右豹韜衛將軍何迦密將兵擊契丹五月癸卯又以婁師德爲清邊道副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前軍總管將兵二十萬擊契丹先是有朱前疑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百即拜拾遺又自言夢陛下髮白再元齒落更生遷駕部郎中唐駕部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傳驛廄牧官司馬牛雜畜簿籍辨其出入司其名數出使還上書曰聞嵩山呼萬歲賜以緋算袋唐初職事官三品以上賜紫金袋刀礪石一品以下則有手巾算袋開元後百官朔望朝參外官衙日則佩算袋各隨其所服之色餘日則否時未五品於綠衫上佩之會發兵討契丹敕京官出馬一匹供軍酬以五品前疑買馬輸之曆抗表求進階太后惡其貪鄙六月乙丑敕還其馬

序歸田里　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爲之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怨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之考異曰唐歷天授元年十月誅喬知之新本紀八月壬戌殺右司郎中喬知之盧藏用陳氏別傳趙儋陳子昂旌德碑皆云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右補闕喬知之及公參謀幃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攸宜討契丹在萬歲通天元年明年平契丹子昂集有西還至散關答喬補闕詩云昔君事戎馬余得奉戎旃攜手同沙塞關河緬幽燕歎此南歸日猶聞北戍邊疑知之之死在神功年後但唐歷統紀新紀殺知之皆在天授元年今據子昂詩必無誤者然猶聞北戍邊則軍未罷也又武后云來俊臣死後不聞有反者故置於此歲朝野僉載知之以婢碧玉事爲武承嗣諷人羅告之斬於市南破家籍沒此時知之在邊蓋承嗣先銜之至此乃殺之耳

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司僕少卿來俊臣又嘗廷辱秋官侍郎皇甫文備二人乃共誣昭德謀反下獄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或使人羅告其罪矯稱敕以取其妻前後羅織誅

人不可勝計河東有衞遂忠者與俊臣有舊攜酒謁之會俊臣與
妻族宴集應門者紿云已出遂忠怒入其宅慢罵之俊臣恥其妻
族令人毆擊反接遂忠遂相構隙俊臣於上巳日與其徒遊龍門
豎石題朝士姓名以卜之令投石遙擊先倒者先告將以次告之
朝士聞之莫敢喘息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常自言才
比石勒因欲羅告武氏諸王及太平公主又欲誣豫王及王與南
北牙同反冀因此盜國權遂忠知其謀而告之諸武及太平公主
恐懼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太后欲赦之奏上三日不出
王及善曰俊臣凶狡貪暴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太后遊
苑中吉頊執轡太后問以外事對曰外人惟怪來俊臣奏不下太
后曰俊臣有功於國朕方思之頊曰于安遠告虺貞反既而果反

今上爲成州司馬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丁卯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俊臣之肉斯須而盡抉眼剝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太后知天下惡之乃下制數其罪惡且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逞蒼生之憤可準法籍沒其家士民皆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以告綦連耀功賞奴婢十人俊臣閱司農婢無可者唐六典司農丞掌凡官戶奴婢男女成人先以本色媲偶若給賜許其妻子相隨若犯籍沒以其所能各配諸司婦人巧者入掖庭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羅家有細婢善歌舞欲得以爲己有乃使人誣告斛瑟羅反諸酋長詣闕割耳剺面訟冤者數千人會俊臣誅乃得免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負陛下死

罪惡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逆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上林令侯敏唐司農之屬有上林署令從七品下掌苑囿池沼之事凡植果樹蔬以供朝會祭祀及季冬藏冰皆主之素諂事俊臣其妻董氏諫之曰俊臣國賊指日將敗君宜遠之敏從之俊臣怒出爲武龍令武龍縣屬黔州劉昫舊志皆作武龍云失縣置年月又涪州有武龍縣武德二年分涪陵置敏欲不往妻曰速去勿留俊臣敗其黨皆流嶺南敏獨得免

太后徵于安遠爲尚食奉御擢吉頊爲右肅政中丞始昭德在政府聲勢甚盛或有問於張鷟曰昭德可謂名相乎鷟曰昭德志大而器小氣高而智薄假權制物扼險陵人剛愎有餘而恭寬不足非謀身之道也至是果遇禍　太后以檢校夏官侍郎宗楚客同平章事　武懿宗軍至趙州聞契丹將駱務整數千騎將至冀州懿宗懼欲南遁或曰虜無輜重以抄掠爲資若按兵拒守勢必離

散從而擊之可有大功懿宗不從退據相州委棄軍資器仗甚衆契丹遂屠趙州　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所獲器仗資財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襲其後遣五人至黑沙語默啜曰黑沙突厥廷我已破王孝傑百萬之衆唐人破膽請與可汗乘勝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賜以緋袍二人後至默啜怒其稽緩將殺之二人曰請一言而死默啜問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殺前三人而賜二人緋使為鄉導發兵取契丹新城殺所獲涼州都督許欽明以祭天圍新城三日克之新城即前契丹所築在柳城西北者盡俘以歸使乙冤羽馳報萬榮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中聞之恟懼奚人叛萬榮神兵道總管楊玄基擊其前奚兵擊其後獲其將何阿小萬榮

軍大潰考異曰朝野僉載突厥破萬榮新城羣賊聞之失色衆皆潰散不云為元基所破實錄但云為元基及奚所破不云突厥取新城要之契丹聞新城破衆心已離唐與奚人擊之遂潰耳今兼存之帥輕騎數千東走前軍總管張九節遣兵邀之於道萬榮窮蹙與其奴逃至潞水東潞水從塞外來南過幽州潞縣謂之潞水息於林下歎曰今欲歸唐罪已大歸突厥亦死歸新羅亦死將安之乎甲申奴斬其首以降梟之四方館門漢有蠻夷邸後魏置諸國使邸其後又作四館以處四方來降者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梁武帝普通元年至隋煬帝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以待四方使客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隋為鴻臚唐以四方館隸中書省通事舍人主之其餘衆及奚霫皆降於突厥　戊子太后以特進武承嗣春官尚書武三思並同鳳閣鸞臺三品　辛卯太后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內王武懿宗婁師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殘酷民有為契丹所脅從復來歸者懿宗皆以為反生刳取其膽先是何阿小嗜殺人

河北人爲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河內王與何阿小爲兩何秋七月丁酉昆明內附置竇州　武承嗣武三思並罷政事　庚午武攸宜自幽州凱旋武懿宗奏河北百姓從賊者請盡族之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從之以求生豈素有叛國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望風退走使賊徒滋蔓又欲委罪於草野詿誤之人豈爲臣之道請先斬懿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儉亦奏此皆脅從之人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八月丙戌納言姚璹坐事左遷益州長史　九月壬辰太后享通天宮大赦改元神功賜酺七日　庚戌太后以婁師德守納言
甲寅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國有常法朕安敢違中間疑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

狀皆自承服朕不以爲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爲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爲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向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時人多爲魏元忠訟冤者太后復召爲肅政中丞元忠嘗侍宴太后問曰卿往者數負謗何也對曰臣猶鹿耳羅織之徒欲得臣肉爲羹臣安所避之 冬閏十月甲寅太后以幽州都督狄仁傑爲鸞臺侍郎司刑卿杜景儉爲鳳閣侍郎並同平章事仁傑上疏以爲天生四夷皆在先王

封略之外故東距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盡兼之矣詩人矜薄伐於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三代之遠裔皆國家之域中也若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始皇窮兵極武務求廣地死者如麻致天下潰叛漢武征伐四夷百姓困窮盜賊蠭起末年悔悟息兵罷役故能為天所祐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以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以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養蒼

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之謀而罷朱崖郡事見二十八卷初元二年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事見二十五卷元康二年豈不欲蓄尚虛名甚憚勞人力也近貞觀中克平九姓立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一見百九十卷貞觀十三年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阿史那斛瑟羅爲可汗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謂高麗也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校長短哉但當敕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二賊深入則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二賊二虜皆謂突厥吐蕃事雖不行識者

是之　太后以鳳閣舍人李嶠知天官選事始置員外官千數人

先是歷官以是月爲正月以臘月爲閏太后欲正月甲子朔冬至乃下制以爲去晦仍見月有爽天經（去晦謂前月晦也）可以今月爲閏月來月爲正月（補註所云正月皆指十一月臘月即十二月）十一月甲子朔冬至太后享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大酺九日（補註太后以十一月爲正月故於朔日改元）

夏官侍郎宗楚客罷政事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數使人說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異姓爲嗣者太后意未決以問宰相衆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實未厭唐德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曰雙陸不勝者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太帝

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孫萬榮之圍幽州也移檄朝廷曰何不歸我廬陵王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皆為控鶴監供奉是年置控鶴監以處近倖禮註控鶴不知何義竊鶴乃仙鳥太后欲乘之以遐舉使供奉諸人控之以同升耳易之兄弟親狎之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

寵如此非以德業取之也天下側目切齒多矣不有大功於天下何以自全竊爲公憂之二人懼流涕問計頊曰天下士庶未忘唐德咸復思廬陵王主上春秋高大業須有所付武氏諸王非海內屬意公何不從容勸上立廬陵王以繫蒼生之望如此非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乘閒屢爲太后言之太后知謀出於頊乃召問之頊復爲太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考異曰世有狄梁公傳云李邕撰其辭鄙誕殆非邕所爲其言曰后納諸武之議將移宗社擬立武三思爲儲副遷廬陵於房陵諸武陰計日夜獻謀曰陛下姓武合立武氏未有天子而取別姓爲後者也天后既已許又問羣臣曰朕年齒將衰國無儲主今欲擇善誰可當之朕雖得人終在羣議許宰臣多聞計定言皆希旨仁傑獨立無一言天后問曰卿獨無言當有異見公曰有之臣上觀乾象無易主之文中察人心猶未厭唐德天后曰卿何以知之公曰頃者匈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於都市募一月之外不滿千人後廬陵王繼之未經二旬數盈五萬以此觀之人心未去陛下將欲繼統非廬陵王餘實非臣所知天后震怒命左右扶而出之按廬陵王爲河北

元帥在立爲太子後且當是時睿宗爲皇嗣若仁傑請以廬陵王繼統則是勸太后廢立也此固未可信或者仁傑以廬陵母子至親而幽囚房陵勸召還左右則有之矣談賓錄曰聖曆二年臘月張易之兄弟貴寵逾分懼不全請計於天官侍郎吉頊頊曰公兄弟承恩深矣非有大功於天下自古罕有全者唯有一策苟能行之豈止全家亦當享茅土之封耳除此之外非頊所謀易之兄弟泣請之頊曰天下思唐德久矣主上春秋高武氏諸王殊非所屬望公何不從容請立廬陵王以繫生人之望易之乃承間屢言之則天意乃易既知頊首謀乃召問頊頊曰廬陵相王皆陛下之子高宗切託於陛下惟陛下裁之則天意乃定御史臺記曰則天置控鶴府頊與易之昌宗同於府供奉與昌宗親狎昌宗自以貴寵逾分懼不全問計於頊頊云云如談賓錄蓋太后寵信諸武誅鉏李氏雖已子廬陵亦廢徙房陵故仁傑勸召還左右以强李氏抑諸武耳張吉非能爲唐社稷謀也欲求己利耳若仍立皇嗣則己有何功故勸太后立廬陵爲太子而太后從之然則欲召還廬陵者仁傑之志也立爲太子張吉之謀也談賓言聖曆二年以頊爲天官侍郎臺記謂睿宗爲相王則皆誤也新狄仁傑傳云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計仁傑亦安肯與易之深言此事狄梁公傳又云後經旬召公入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蓋爲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天后曰是朕家事斷在胷中豈合預焉仁傑對曰臣聞王者以天下爲家四海之內悉

爲臣妾何者不爲陛下家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臣安得不預焉又命狀出竟不納按於時皇嗣在宮中不得言無子及久虛儲位也朝野僉載云則天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羣公默然內史狄仁傑曰武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魏王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謂之曰卿曾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內有賢子外有賢姪取舍詳擇斷在宸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河內王等奏不許入城龍門安置賊徒轉盛陷沒冀州則天怒乃立廬陵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及聞太子行北邙山頭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按是時睿宗未爲相王又仁傑若言內有賢子外有賢姪乃是懷兩端也今採衆說之可信者存之

戊戌嗣聖十五年太后聖曆元年春三月己巳太后託言廬陵王有疾遣職方員外郎瑕邱徐彥伯瑕邱故春秋魯之瑕邑晉宋置兗州於此隋開皇十三年置瑕邱縣帶兗州領內人十人至房州宣敕云我兒有疾令內人就看州縣官吏須數出數入無令混雜乃陰令內人一人代帝居房州令帝衣內人

衣服以償數還戊子王至神都朝廷百僚無一人知者太后匿之帳中召狄仁傑語曰前者所議事實非小務朕反覆思卿所言彌覺非理忠臣事君豈在多違今須改易前議可朕意即兩全逆朕心即俱斃仁傑慷慨敷奏言發涕流太后亦歔欷感愴命左右褰簾手撫仁傑背大叫曰卿非朕之臣是唐家社稷之臣也因謂帝曰拜國老今日國老與爾天子仁傑免冠頓首涕血灑地左右扶使久不能起太后曰卽具所言宜付中外擇日禮冊仁傑揮涕而言曰自古以來豈有偷人作天子者王在房州天下所知今日在內臣亦不知何以解天下之惑太后乃置帝於龍門具法駕陳百寮就迎之并召韋后及諸子俱詣行在　夏四月庚寅朔太后祀太廟　辛丑太后以婁師德充隴右諸軍大使仍檢校營田事　露

行待馬於光政門外坐橫木上須臾有一縣令亦來與之並坐或告之曰此納言也令大驚曰死罪死罪師德曰人不相識法有何罪衆皆怪歎　六月甲午太后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爲妃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右武衛郎將楊齊莊攝司賓卿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承嗣之子也鳳閣舍人襄陽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由是忤旨出爲合州刺史柬之性剛直不附權勢少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一見便以王佐期之襄陽縣漢屬南郡獻帝建安十三年置襄陽郡晉爲荊州治所宋齊梁爲雍州西魏爲襄州合州漢墊江縣地南齊置東宕渠郡西魏改墊江郡置石鏡縣尋置合州隋改涪州唐復爲合州舊志合州京師南二千四百五十里至東都三千三百里　秋七月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杜景儉罷爲秋官尚書

八月戊子武延秀至黑沙南庭突厥默啜謂閻知微等曰我欲以

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耶此豈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於別所以知微爲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遂發兵襲靜難平狄淸夷等軍塹拱中道淸夷軍於嬀州界靜難軍使慕容玄崱崱音義又音宅以兵五千降之虜勢大振進寇嬀檀等州前從閻知微入突厥者默啜皆賜之五品三品之服太后悉奪之默啜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眞物二也市列爲行市列造金銀器販賣率皆他物以求贏俗謂之行作濫惡也開元八年頒租庸調法於天下好不過精惡不過濫濫者惡之極者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爲昏五也我爲此起兵欲取河北耳監察御史裴懷古從閻知微入突厥默啜欲官之不受囚將殺之逃歸抵晉陽形容羸

悴突騎諜聚以爲閒諜欲取其首以求功有果毅嘗爲人所枉懷古按直之大呼曰裴御史也救之得全至都太后引見遷祠部員外郎時諸州聞突厥入寇方秋爭發民脩城衛州刺史太平敬暉後魏分漢臨汾縣地置太平縣隋唐屬絳州謂僚屬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悉罷之使歸田百姓大悅　甲午鸞臺侍郎同平章事王方慶罷爲麟臺監　太子太保魏宣王武承嗣恨不得爲太子意快快戊戌病薨庚子太后以春官尚書武三思檢校內史狄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狄仁傑舉其子司府丞光嗣太后改太府曰司府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太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左傳晉中軍尉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之曰午也可於是以祁午爲中軍尉君子謂祁奚能舉其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仁傑爲相專以薦拔人才爲務司衛士

主簿潤州桓彥範慷慨俊爽志在忠孝仁傑一見即異之特相敬禮謂曰足下才識如此必能自致遠大即薦為監察御史彥範平恬若不能言及議論人主之前安辭定色辨事愈切通事舍人河南元行沖唐六典曰通事舍人蓋秦之謁者晉武帝省謁者僕射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合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蓋此也唐通事舍人十六人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庭通奏凡近臣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行沖名澹以字行 太后以司屬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太后改宗正為司屬天兵軍置於并州城中 右武衛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前軍總管幽州都督下邽張仁愿為天兵東道總管秦武公伐邽戎置下邽

邽縣隴西有上邽故此加下字漢屬京兆晉屬馮翊後魏屬延壽郡隋屬馮翊郡以下邽屬同州垂拱元年屬華州將兵三十萬以討突厥默啜又以左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將兵十五萬爲後援仁愿有文武材幹初爲殿中侍御史時有御史郭霸上表稱太后是彌勒佛後身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請武承嗣爲皇太子皆請仁愿連名署表仁愿正色拒之甚爲有識所重　癸丑默啜寇飛狐漢代郡廣昌縣有飛狐口隋改廣昌爲飛狐縣屬易州唐屬蔚州　乙卯陷定州殺刺史孫彥高及吏民數千人考異曰朝野僉載曰文昌左丞孫彥高無它識北也用頑愚出爲定州刺史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郡郡彥高卻鎖宅門不敢詣廳事文案須徵發者於小窗內接入通判仍以鎖鎖下情難自援其家賊傾城四面並入彥高乃謂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沒刺史之宅先賊焉又曰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彥高乃入匱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恐不至此今不取　九月甲子太后以夏官尚書武攸寧同

鳳閣鸞臺三品　太后改突厥默啜爲斬啜默啜使閻知微招諭趙州知微與虜連手蹋𨁝爲萬歲樂於城下將軍陳令英在城上謂曰尚書位任非輕乃爲虜蹋歌獨無慙乎蹋歌者連手而歌蹋地以爲節稱萬歲樂歌曲之名知微微吟曰不得已萬歲樂戊辰默啜圍趙州長史唐般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虜輿之詣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降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經再宿虜知不可屈乃殺之虜退唐般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叡頲之孫也　豫王旦固請遜位於盜太后許之壬申立盜爲皇太子復名顯赦天下賜酺五日甲戌命盜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考異曰實錄云丙子據唐曆甲戌皇太子顯充河北道行軍大元帥狄梁公傳亦云皇太子爲元帥以公爲副是先立爲太子後爲元帥也今從新本紀先是募人月餘不

滿千人及聞帝為元帥應募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戊寅以狄仁傑為河北道行軍副元帥右丞宋元爽為長史右臺中丞霍獻可為司馬左臺中丞吉頊為監軍使時帝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太后親送之太后擢藍田令薛訥為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將行言於太后曰太子雖立外議猶疑未定苟此命不易醜虜不足平也太后深然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考異曰實錄辛巳皇太子朝見或作廟見蓋睿宗為皇嗣時止於宮中朝謁不出外朝今及善始請太子與羣臣俱於外庭朝謁耳 太后以天官侍郎蘇味道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味道前後在相位數歲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摸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摸棱 癸未突厥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萬餘人自五回道去水經註代郡廣昌縣東南有大嶺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回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

五迴之名時屬易州易縣界至開元二十三年分易縣置五迴縣于五迴山下所過殺掠不可勝紀沙吒忠義等俱引兵躡之不敢逼（考異曰舊突厥傳云默啜盡抄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統紀曰河北積年豐熟人畜被野默啜虜掠定恒易等州財帛億萬子女羊馬而去河朔諸州怖其兵威不敢追躡今從實錄）狄仁傑將兵十萬追之無所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十四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甚有輕中國之心　冬十月太后制都下屯兵命河內王武懿宗九江王武攸歸領之　癸卯太后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乃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河北陷虜之人或因迫脅或有願從心雖不同迹則無別臣以山東雄猛由來重氣一往之勢至死不回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取其髓腦曾無慨心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

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謂降賊者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還濫賞亦恐非辜以攻取之賞賞將士則為濫賞以從賊之罪罪士民則為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逆黨至於污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為不仁簪笏亦求必不顧簪笏謂士大夫當官而行者也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言除賊務在招撫攜貳秋毫無所侵犯也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存疑不赦則狂狂字疑是往字之誤然新舊傳俱是狂字故不敢妄改山東羣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暫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

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疏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太后以夏官侍郎姚元崇祕書少監李嶠並同平章事　突厥默啜離趙州乃縱閻知微使還太后命磔於天津橋南磔張也使百官共射之既乃冎其肉冎別人肉至骨也剉其骨夷其三族疎親有先未相識而同死者考異曰朝野僉載云則天令知微於西市命百官射之河內王懿宗去七步射十發皆不中其懦如此知微身上箭如蝟毛剉其骨肉夷其九族小兒年七八歲齊抱向西市百姓哀之擲餅果與之監刑御史不忍害奏請之今從實錄　褒公段瓚志元之子也段志元從起晉陽征伐有功先沒於突厥突厥在趙州瓚邀楊齊莊與之俱逃齊莊畏懦不敢發瓚先歸太后賞之齊莊尋至敕河內王武懿宗鞫之懿宗以為齊莊意懷猶豫遂與閻知微同誅既射之如蝟氣殜殜未死殜音

躍又音葉乃決其腹割心投於地猶趌趌然躍不止（趌音乞又音吉）擢田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蜀州每歲遣兵五百人戍姚州（蜀州漢江源武陽之地李雄置江源郡晉為晉原縣隋廢郡以縣隸益州垂拱二年分置蜀州）路險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以為姚州本哀牢之國（哀牢夷見四十五卷漢平帝永平十二年）荒外絕域山高水深不與中國相通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乃收其鹽布氈罽之稅以利中國由此言之則前代置郡收其利也今國家開以為州（武德四年以漢益州郡之雲南縣地置姚州以其地人多姓姚故也舊志至京師四千九百里麟德元年移治弄棟川）未嘗得其鹽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使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於國家無絲毫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臣竊為國家痛之請廢姚州以隸巂州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鎮亦皆廢

省於灃北置關百姓非奉使無得交通往來疏奏太后不納　千
二月丁卯朔太后告朔於通天宮　壬戌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領太子右衛率　甲子太后置控鶴監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寵之
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以參之以司衛卿張易之爲控鶴監銀青
光祿大夫張昌宗左臺中丞吉頊殿中監田歸道夏官侍郎李迥
秀鳳閣舍人薛稷正諫大夫員半千員音云皆爲控鶴監內供奉稷
元超之從子也薛元超事高宗半千以古無此官且所聚多輕薄之士非
以德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半千臨汾人也臨汾
縣帶晉州本平陽縣隋更名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
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半千始名餘慶羈州通書史舉童
子科房元齡甚異之王義方賞其邁秀謂之曰五百歲一賢足下

嘗之矣因改名半千咸亨中上書自陳曰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嶽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志潔操未蒙一官才能陳力陛下何惜玉階方丈地不使臣披露肝膽與天下英才五千共推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屬歲旱饑勸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擅發之下賴以濟刺史郭齊宗大驚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渡河謂齊宗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何可罪邪乃釋之又應岳牧舉高宗召諸州舉人親問曰兵書所云天陣地陣人陣何謂也半千越次對曰臣觀載籍所記謂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愚見以爲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爲

天陣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爲地陣善用兵者使三軍之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和此爲人陣高宗稱善者久之晉充宣慰吐蕃使及引辭太后曰久聞卿名謂是古人不意乃在朝列境外小事不足煩卿宜留待制也卽日入閤供奉累擢正諫大夫

十二月戊子太后以左臺中丞吉頊爲天官侍郎右臺中丞魏元忠爲鳳閣侍郎竝同平章事　文昌左丞宗楚客與弟司農卿晉卿坐贓賄滿萬餘緡及第舍過度楚客貶播州司馬晉卿流峯州峯州漢交趾麊泠縣地吳置新興郡晉改新昌郡齊置興州隋初改華州十八年改峯州大業廢州幷入交趾爲嘉寧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峯州舊志播州去京師四千五百三十里東都四千九百六十里峯州至京師七千七百一十里太平公主觀其第歎曰見其居處吾輩乃虛生耳　辛亥太后賜盍姓武氏赦天下　太后生重眉成八字百官皆賀　右拾遺陳子昂以父老

請解官歸養太后許之俄而父歿廬於冢次每哀慟行者爲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之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賄捕子昂送獄中竟致之死年四十三子昂年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見書不能識始感悔痛自修飭苦節讀書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爲雅正然其初入京師人猶未知也曾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敢買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皆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因出其感遇詩三十餘章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天下文宗也由是知名舉進士歷官右拾

道數上書言事皆切中時弊性輕財好施篤於友誼與監餘慶玉
無競房融崔泰之處藏用趙元最厚然褊躁無威儀故不以晉終
太后於河南北置武騎團兵以備突厥　汴州孝女李氏年八
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載每日哭臨無限及年長母欲嫁之遂截
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
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
墳手植松柏數百株河北道按察使薛季昶列上其狀太后制旌
表其門賜以粟

乙亥嗣聖十六年(太后聖曆二年)春正月庚申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武攸寧罷爲冬官尚書　二月己丑太后幸嵩山過緱氏謁升仙
太子廟(緱氏縣屬洛州升仙太子周王子晉也世傳晉升仙後桓良遇之於嵩山曰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

點山頂舉手謝時人而去後人因爲立祠后加號升仙太子杜佑曰緱氏縣古滑國壬辰太后不豫遣給事中欒城閻朝隱禱少室山朝隱自爲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后疾小愈厚賞之丁酉太后自緱氏還　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爲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巖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詐云出畋集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遣使召欽陵兄弟欽陵等舉兵不受命贊普將兵討之欽陵兵潰自殺夏四月贊婆帥所部千餘人來降考異曰實錄贊婆及其兄弟莽布支等來降以莽布支爲左羽林衛員外大將軍封安國公按贊婆弟名悉多于欽論明年吐蕃將莽布支寇涼州與唐休璟戰未詳實錄所云今刪去太后命左武衛鎧曹參軍郭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將騎迎之夫蒙姓也以贊普爲特進歸德王

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帳來降拜左玉鈐衛將軍酒泉郡公　壬辰太后以魏元忠檢校幷州長史充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婁師德爲天兵軍副大總管仍充隴右諸軍大使專掌懷撫吐蕃降者　太后春秋高慮身後上與諸武不相容壬寅命上與相王太平公主及武攸暨等爲誓文告天地於明堂銘之鐵券藏於史館　秋七月太后命建安王武攸宜留守西京代會稽王武攸望　丙辰吐谷渾部落一千四百帳內附　初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突騎施酋長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天授元年書斛瑟羅入居內地神功元年書來俊臣誣陷斛瑟

羅則其入朝必不在是年此因書烏質勒事敘其得罪之由遂及斛瑟羅失國事耳烏質勒悉併其地徙居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八月癸巳太后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　太后制州縣長吏非奉有敕旨毋得擅立碑　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禮及善屢奏以爲不可太后不悅謂及善曰卿既年高不宜更侍遊宴但檢校閣中可也閣謂省閤也及善因稱病謁假月餘太后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日不見乎事可知矣乃上疏乞骸骨太后不許庚子以及善爲文昌左相太子宮尹豆盧欽望爲文昌右相仍並同鳳閣鸞臺三品考異曰新紀表及善同平章事今從實錄朝野僉載曰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爲內史時人號爲鳩集鳳池俄遷文昌右相無能政但不許令史奴騎入臺終日迫逐無時暫捨時人號驅蝗宰相此蓋張文成惡及善毀之耳今從實錄鸞臺侍郎同

平章事楊再思罷爲左臺大夫丁未太后以相王兼檢校安北大都護以天官侍郎陸元方爲鸞臺侍郎同平章事元方之在吏部或言其薦引皆親黨太后怒免元方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太后召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才太后知其無他乃復拜相　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婁師德薨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師德數擠之於外太后覺之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因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出而歎曰婁公盛德吾爲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

際也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或有問於監察御史張鷟曰婁納言何如人鷟曰納言直而溫寬而栗外愚而內敏表晦而裏明萬頃之波渾而不濁百鍊之質磨而不磷可謂淑人君子近代之名公矣鷟聰警絕倫無書不覽初登進士第對策尤工考工員外郎騫味道賞之曰如此生天下無雙矣又應下筆成章及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科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數爲公卿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戊申太后以武三思爲內史　九月乙亥太后幸福昌 福昌縣屬東都本宜陽縣武德二年更名以隋福昌宮以名縣也 戊寅還神都　庚子邢貞公王及善卒

河溢漂濟源百姓廬舍千餘家 濟源本春秋時原邑漢爲河東垣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濟源縣屬懷州

冬十月丁亥論贊婆至都太后寵待賞賜甚厚以爲右

衛大將軍使將其衆守洪源谷洪源谷在涼州昌松縣界 臣了與相王諸子復出閤相王諸子幽宮中見二百四卷天授二年 太后自稱制以來多以武氏諸王及駙馬都尉為成均祭酒博士助教亦多非儒士又因郊丘明堂拜洛封嵩郊丘祭圜丘於南郊也享萬象神宮及享通天宮皆明堂也垂拱四年拜洛萬歲通天元年封嵩山 取宏文國子生為齋郎齋郎者執豆籩奉樽彝以供祭祀之事 因得選補由是學生不復習業二十年間學校殆廢而鄰時酷吏所誣陷者其親友流離未獲原宥鳳閣舍人韋嗣立上疏以為時俗浸輕儒學先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又自揚豫構亂以來謂徐敬業起兵於揚州越王貞起兵於豫州也 制獄漸繁酷吏乘間專欲殺人以求進類陛下聖明周邱王來相繼誅殛天授二年周興流死邱神勣誅延載元年王宏義誅神功元年來俊臣誅 朝野慶泰若再覩陽和至如仁傑元忠往遭案

鞫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葅醢矣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何乃前非而後是哉誠由枉陷與甄明耳臣恐鄉之負冤得罪者甚衆亦皆如是伏望陛下宏天地之仁廣雷雨之施自垂拱以來罪無輕重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皆獄吏之辜幽明欣感通和氣太后不能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輒私自杖母乃為之漸寛承慶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令萊蕪縣漢屬泰山郡晉廢後魏於古城置嬴縣唐貞觀初廢入博城縣后復于廢嬴縣置萊蕪縣屬兗州太后召謂曰卿父嘗言臣有兩兒皆忠孝堪事陛下卿兄弟在官誠如父言朕今以卿代兄更不用他人即日拜鳳閣舍人　是歲突厥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咄

祿子默矩爲右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在兩察上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餘人又號爲拓西可汗處木昆十姓西突厥所部也故曰拓西

冬十月戊寅內史武三思罷爲特進太子少保考異曰新紀表皆云戊午貶吉頊爲琰川尉壬申三思罷中間未嘗復入相明年十一月壬申又云三思罷日及官皆同蓋誤重複耳今從實錄

天官侍郎同平章事吉頊貶安固尉考異曰實錄但云坐事貶流食載新書皆云貶琰川尉今從御史臺記

太后以頊有幹略故委以腹心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傴僂頊視懿宗聲氣陵厲太后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我諸武況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古引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飫聞之無多言太宗有名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檛三匕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檛

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匕首耶項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諸武怨其附太子其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今遠離闕庭永無再見之期願陳一言太后命之坐問之項曰合水土爲泥有爭乎太后曰無之又曰分半爲佛半爲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而外戚猶爲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也太后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辛巳太后立故太孫重潤爲邵王其弟重茂爲北海王　太后問鸞臺侍郎陸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由是忤旨庚寅罷爲司禮卿元方爲人清謹再爲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

爵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悉取奏槀焚之曰我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太后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鎭碎葉　丁酉太后以狄仁傑爲內史　庚子太后以文昌左丞韋巨源爲納言（考異曰舊紀表庚子文昌左相韋巨源爲納言十月丁巳罷先時不言巨源爲左相蓋傳紀皆無之蓋左丞誤爲左相耳）　乙巳太后幸嵩山

庚子嗣聖十七年（太后久視元年）春正月丁卯太后幸汝州之溫湯戊寅還神都作三陽宮於告成之石淙（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萬歲登封元年改東都陽城縣曰告成以祀神嶽告成也）　二月乙未同鳳閣鸞臺三品豆盧欽望罷爲太子賓客　三月太后以吐谷渾靑海王宣超爲烏地也拔勤豆可汗（宣超諾曷鉢之孫也）　夏四月戊申太后幸三陽宮避暑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

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邀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山路險狹不容侍衛非萬乘所宜臨也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太后使洪州僧胡超合長生藥三年而成所費巨萬太后服之疾小瘳癸丑赦天下改元久視去天冊金輪大聖之號賜酺五日　六月改控鶴爲奉宸府以張易之爲奉宸令太后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及弟祕書監昌宗飲博嘲謔賜與無算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與文學之士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鶴於庭中如仙去狀（吹正吹簫通鑑樂文作吹笙今改從新舊傳）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少年爲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臣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嗜欲之情愚智皆同

惟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陛下內寵有易之昌宗足矣近聞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右監門衛長史侯祥（唐諸衛府各有長史從六品上各掌判其府諸曹之事）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明自媒衒醜慢不恥求為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於朝聽臣職在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易之昌宗競以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選人姓薛以金五十兩并狀邀其馬而賂之昌儀受金至朝堂以狀授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罵曰不了事人吾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錫文瓘之兄子也（張文瓘見二百一卷高宗乾封二年）初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群所向披靡黃麞之戰張玄遇麻仁節皆

爲所羈又有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皆來降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竝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苟利於國豈爲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務整爲右武威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降之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六終